



张洁
文集

知
在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张浩
文集

知
在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知在/张洁著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1

(张洁文集)

ISBN 978-7-02-008650-4

I. ①知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104758号

责任编辑 杨 柳

装帧设计 黄云香

责任印制 王景林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

邮政编码 100705
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142千字

开 本 880×1230毫米 1/32

印 张 6.125 插页4

印 数 1—8500

版 次 2012年4月北京第1版

印 次 2012年4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08650-4

定 价 18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序

不记得我写过多少文字，却记得写过的那些不值得留存的文字。

文集的出版，给了我一个清理的机会。

如果将来还有人读我的文字，请帮助我完成这个心愿——再不要读已然被我清理的那些不值得留存的文字，更不要将它们收入任何选本——相信版权法的监控力度，会越来越强。

收入文集的篇章，在我看来有些仍不必留存；但其中许多已在西方若干国家出版发行，并深受那里读者的喜爱，因此不能一一删除，还得保留一部分。不然的话，如果那里的读者问起它们的出处，远在异国的出版社不易搜寻。

凡事难两全。

作 者

第一章

—

叶楷文绝对是让癞皮狗咬上了。

被癞皮狗咬上是什么感觉？

虽然不会像被藏獒或牧羊犬咬上那样，一口就能让你命赴黄泉，可让癞皮狗咬上，难道就能好到哪儿去？

那是漫无止境的持久战。不管你愿意不愿意，持久战的最后结果，败走麦城的绝对是你，而不是那只癞皮狗。你不得不怀疑，它们是不是全读透了毛泽东先生的《论持久战》，并深得其髓？

又像与女人分手。理由不太充分，自己优柔寡断，而对方又置你于死地，逼得你不得不上梁山，想要一刀两断的恋情反倒拖泥带水，纠缠不清。于是那段已然变味儿的恋情，就不只是寡淡，而是变馊、发霉，直至长出白毛。可最后做你老婆的恰恰是她，而不是你爱得要死要活的那个女人。

狗和狗是不一样的，女人和女人也是不一样的。

事情常常就是这个样子，你越是腻烦的东西，偏偏越是与你

纠缠不休。“腻烦”这个词儿就是这么来的,如果触摸触摸它,就会感到它的确有一种黏稠的质感。

说不定自此以后,叶楷文会研究研究这个其貌不扬的词儿在人们生活中的深远影响。

这次回程,并没有频繁转机,而是直接从北京飞回纽约,可是叶楷文三次把这张屁画忘在了一切可以忘记的地方。

在北京机场 Check-in 的时候,这幅画被他忘在了 Check-in 的台子上。美国航空公司的航空小姐,很快就在候机厅里找到他,然后是完璧归赵,还给了他一个很有文化内容的微笑。现在是个人都自以为对中国文化有所了解,并以此为荣。如果叶楷文当时没有如此不敬地胡思乱想,很可能会找个理由撒个谎,说那张屁画不是他的。

第二次,他把这张屁画忘在了入关处,还没等他转向提取行李的路口,那位海关先生就叫住了他。就像画里卷着恐怖分子的定时炸弹,声色俱厉。

最后,忘在了提取行李的行李车上。这不,机场的工作人员又给他送回来了。

有时他觉得美国人过于负责,若想丢弃一件什么东西,怎么丢也丢弃不了。有一次从纽约去欧洲,天气突然转暖,而他还穿着一件羽绒夹克,于是就把那件羽绒夹克一再忘在候机厅的椅子上。说“一再”,是因为那些非常具有责任心的工作人员,总是不断提醒他忘记了自己的夹克。

这次大概是那位守在行李车旁的黑人老头儿多事。租用行李车的时候,没有三块零钱,只好在自动收款机里放进五块纸币,等着找钱那一会儿,让黑人老头儿记住了他。尽管无数中国人定居美国,毕竟一个黄面孔与一个白面孔相比起来,还是非同

寻常。

所以,当人们发现行李车上的画卷时,黑人老头儿很容易想到他可能就是失主,加上正事不顶劲,办起杂事却游刃有余的FBI,找到这幅画的失主并不难。

如此这般解释被这张屁画缠上的缘由,未尝不可。

其实有些事情没有理由,而是非如此不可。

叶楷文没那么混账,也不是对这张屁画嫌弃到非丢弃不可的程度,而是没有拿它当回事儿。但从无论如何也将它丢弃不了的迹象看来,他就是不想拿它当回事儿也不行了。

“对不起,盒子有些破损,不知道原来就是这个样子,还是我们保存得不够好。”机场的工作人员一边嚼着口香糖一边说。他年轻的脸,整个儿就是一盘阳光照耀下的向日葵。

是道歉还是开脱?即便保管不善,盒子破损又怎样?叶楷文根本就不介意,也不会和航空公司计较什么。

无意之间一抬头,叶楷文的心一动,方才还是明晃晃的一盘向日葵,眨眼之间竟变成了深秋的一轮残荷,怎么看,怎么像是送他这张屁画的那位老先生。叶楷文摇了摇头,想,自己大概花了眼,明明一个年纪轻轻的白人,怎么会变成北京的那位老先生?

叶楷文独身一人,无牵无挂地活了几十年。这种生活让他得以从诸多纠缠中解脱,为此他还小有得意,尤其在看到周围的人,被许多纠缠烦恼不已的时候。可这件不大不小的事让他感到了,摆脱什么,并不十分容易,除非脱离这个人际社会。可是作为一个人,谁又能摆脱这个人际社会?

定睛再看,又的的确确是那个给他送画的、年纪轻轻的白人。唉,不是自己眼花又是什么!

“没有关系,不是什么重要的东西。”叶楷文语调有些游移、

神色有点恍惚地说。在肯定自己眼花之后,叶楷文的两道目光,仍然满腹狐疑地在对方脸上扫来扫去。

刚才还在想,“其实有些事情没有理由,而是非如此不可”,看来过于武断,就老先生那张突然重现的脸来说,哪里是没有理由?

不过,那张脸的确是重现,而不是他花了眼?叶楷文不能肯定。一贯遇事不惊,不大喜欢与“过心”这种字眼儿挂钩的叶楷文,不但优柔寡断起来,竟还有了一些挂心的感觉。

二

叶楷文很快就会知道,“没有关系,不是什么重要的东西”的说法,大错特错。

三

说起来,这幅画来得有点怪。

如今叶楷文有了钱,而且循规蹈矩,来路干净,与早年那些同窗费尽心力赚的钱相比,真可以说是心安理得。

有钱之后,就想在北京买个四合院。父母已经进入老年,自己长年不在他们身边,难尽孝道,如果能为他们安度晚年创造一点条件也好。

除了供父母安度晚年,叶楷文还有个打算,开办一所私人博物馆,也算没有白白辜负自己多年的收藏。

如今在北京买个有气势的四合院极其不易,且价格昂贵,好在他如今有了这个经济能力。

终于在后海看中一处,典型的清代四梁八柱、砖木结构,特

别是门楼上的镂空砖雕，极其精美。庭院里花草繁茂，绿树成阴，竟还有两棵玉兰、一棵海棠。

那是几进院的大宅子，每进院都有东西厢房，中院上房为九楹，何等地气派、敞亮。虽比不得乾隆宠臣和珅府邸一路十三进的壮观，可这样的规模在京城怕也难找了，办个私人博物馆足矣，风格、韵味与他的收藏很是相称。

再说一路十三进的府邸即便有，能卖给私人吗？人们终于认识到保护文化遗产的意义，算是“亡羊而补牢，未为迟也”。

所有手续都已办齐，只有跨院儿一间小偏房里住着的那位九十多岁的老人不肯搬离，再高的搬迁费对他也毫无诱惑。

按老人的说法，他没有多少日子了，不想搬动。

叶楷文与老人见了面。清雅的面庞，高高的颧骨，深凹的眼窝——他不想说就像一具风干尸——无一不在传递着远年的、与现而今的人间毫无关联也不肯苟同的过去。

孱弱的身坯，如一只即将沉没的破帆船，颤颤巍巍，从未有过平定的瞬间。说起话来，气息之微弱，声音之飘游，几乎难以送达与之对面交谈的人。

这还算是一个有血有肉的躯体吗？

诚如老人所说，他的确没有太多日子了，是人都能看出这一点。

叶楷文并不介意有没有人死在这个宅子里，追究起来，哪一处老房子里没有死过人？说不定还是凶死。

何况他对老人印象非常好。说不上是妄下结论，谁能马上给初次见面的人下结论，说他好还是不好？单说这样一张没有目的的脸，现在已不多见。也只能说这是一张没有目的的脸，有没有别的，他怎么知道？

而叶楷文本人,或是他的父母,一时又搬不进来。

院子虽好,却破败得一塌糊涂。这就是中国建筑的遗憾,通通都是砖木结构。砖木结构建筑的寿命能有二百年就算不错,像故宫那样的建筑,能够苟延残喘到如今,也是不断维修的结果。

如果不进行大修、特修,以及安装现代生活所需要的上下水道、供电供暖设施,是无法进入现代文明生活的。这些事情办下来,怎么也得一年……于是他对老人说:“别担心,您就住这儿吧,想住多久就住多久。”

真的,喜欢诗词的父亲没准儿还有了一位谈话对象呢。紧接着他又晒然一笑——他怎么就能断定此人可以谈诗论画呢?

老人也不说谢,理所当然地接受了他的好意,只是在叶楷文又来院子勘察时,请他进了那间偏房。

房子里有一股怪味,叶楷文不由得抽了抽鼻子。可这种怪味又不仅仅是气味,游移、腐旧、戒备、猜忌……说不上来。至于摆设,简陋而又简陋,与这个仪态万方的院子以及老人的儒雅风度极不搭调。

老人开门见山:“我也没有什么好多说的,也不是为了感谢你对我的关照,而是觉得你就是那位我该托付的人。”

于是反身,从同样摇摇晃晃的木桌上,慢条斯理地拿起一个画筒,又从画筒里抽出这卷丢了三次也没丢掉的屁画。

以叶楷文见过、经手过的画来说,这画的出身不但谈不到名贵,简直就不值得过眼。

对于古董、书法、绘画的感觉,叶楷文如今是得天独厚。

说的是“如今”。

想当初他与古董、绘画,毫无牵连、一窍不通,也绝对不会答

应一个不知底细的老头子在自己的房产里住下来，谁知道他的日子是不是真不多了！

他不似鉴定行里的那些人，强记硬背历代著名书画家的姓名、字、号、别号、印章特点；无时不在揣摩如何识别印章——大篆、小篆、鸟篆、金文篆刻，还有纸、绢、墨、裱不同年代的特质……其实，从题、跋、序、印记这些细节里，往往就能找到伪作的蛛丝马迹，比方那些有意模糊的印章。还有更为拙劣的伪作，有幅所谓郑板桥的竹、字，一幅中楷六尺条幅，上面居然有几百个字，首先风格就不对……这样的赝品，还用得着费心思去评断吗？

再说这些细节，如今都能通过技术手段解决，何必用那个死劲！

最简便的办法，就是用软 X 光测试一下。软 X 光光波较长，穿透力较弱，中国字画上又常有印章，印泥中含有的金属汞，在软 X 射线下便会显现，那些年代久远、在目测中销声匿迹的印章，便将无处遁形。从那些重现的印章中，自然可以得知有关画作真伪的信息以及它的若干历史……

鉴定水准的高低，其实决定于鉴定者本人的素质。除了需要具备一定的经验，关键是把握艺术品的神采，这才是鉴定的最高境界。

假画固然可造，但绝无意境，不必多费手段，着眼便知分晓。这种精神上的分野，是过于功利的现代人越来越无法跨越的高度。

也就是说，一个好鉴赏家应该是一个好艺术家。

而做一个好艺术家容易吗？

叶楷文不能说自己是一个好艺术家。他只能说，不知什么缘由，突然之间，自己就具备了这种辨别真伪、优劣的直觉和

禀赋。

这种突如其来的直觉、禀赋，有时让叶楷文相当不安。从他的经验来说，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，总有一天，他得为这种突如其来的“便宜”付出代价。

什么代价？无从得知。叶楷文甚至觉得自己已经付出了代价。

比如他突然就不能做爱了。好不容易有个谈婚论嫁的女人，就因为他的床上功夫突然消失，一脚把他踹下了床。

现在的女人，对待性、金钱、房产、地位等等，但凡一切可以用戥子称量的东西，绝不含糊，绝对不会为抽象的爱情，不要说付出，哪怕是少收一丝一毫也不可能。

他极不情愿地凑过去，敷衍了事地赞了几句。

老人说道：“我知道你不待见这幅画，谁也不待见。正是因为谁也不待见，倒是它的运气了。要是谁都待见，它的下场早不是这样了。画给你了，分文不取，只有一个条件……”

叶楷文不免好笑，想，这样一张屁画，居然还好意思谈钱！

老人接着说：“我知道你想什么。风物长宜放眼量，到时候你就知道厉害了。只是有一个条件，无论什么时候，你都不能丢了它。不是为了我，也不是为了你，为什么？到时候你就明白了。”

神乎其神得“狠”。这样一张屁画，值得如此郑重其事、大惊小怪？

他似笑非笑地接下这幅画，心想，人一上了岁数就有点儿失准，自己老了的时候可别这样。

四

机场送货的工作人员走后，叶楷文随手就把画筒扔在了墙角。

力气用得大了一点，这一扔，本就残破的画筒开裂了，画卷从画筒里掉了出来。

比起在北京看到它的时候，这张屁画似乎又残旧了许多，而且有了水渍，不知是否曾被雨淋，或是有人不小心将饮料打翻在上。

于是画面一角翘了起来。怎么，下面似乎还有东西……过去看看仔细，原来下面还有一张画。

这当然不是什么新鲜事儿，古人也好，倒腾书画的商人也好，经常如是。只是不知道为什么，方见冰山一角，叶楷文后背的汗毛霎时就竖了起来。

就像谁将一把寒气逼人、凌厉无比的刀架在了他的后颈上，可又不急于切下，只将锋利的刀刃在他后颈上游来游去。那刀刃似乎在深深地呼吸着他的肌肤、血液的气息，并在这呼吸中辨识着什么。

又像面对一位他追逐已久的美人，此时却变作厉鬼，在缭绕的云雾中忽隐忽现、似见非见。而事实上，他生命中从未有过这样一个女人。

明明面对的是一幅画卷，和女人有什么关系？——怪不怪，他那突然间失去的对女人的感觉，似乎又突然间回来了……

五

其实叶楷文涉“性”甚早。

也曾向若干女同学许下天长地久、海枯石烂的诺言,最后却都未修成正果。不是他背叛了诺言,即便他履行自己的诺言,她们也不肯嫁他了——毕竟当时青春年少,不知深浅。

叶楷文既没考上大学,也没走上仕途,更没找到赚大钱的门路,最后又与太监无异,哪个女人嫁给他,不是自找苦吃又是什么!

不提太监那档子事儿。自龟兹串联回来,比起从前那个动辄宣讲唯物主义的他,简直判若两人。

又像占卜人那样,经常着三不着两地预言些什么,比方说五塔寺的哪块石头缝底下有个小乌龟,活的。同学们果然就在那里挖出个小乌龟,活的。

也有不灵验的时候。比方那次说梦见了某某,并且情绪低沉——因为他说梦见谁,谁便不久于人世。可结果呢,那位某某不但没死,活得还挺滋润……

从前叶楷文可没有这么神怪。

起初同学们都以为他是穷开心,因为他从来说话没正经,喜欢正话反说,所谓的“冷幽默”。

长此以往,大家就发现不是那么回事,叶楷文可能真出了毛病。

“文化大革命”的气数,终有一天如风流逝,如云散去。一旦恢复高考,同学们立即与革命“拜拜”,掘地三尺,八方搜寻当年丢弃烧毁的那些书本,纷纷追求曾经鄙夷的功名去了。

叶楷文呢，一直没有正经的工作，有时摆个小摊儿倒买倒卖服装，有时给什么单位打打杂、看看大门……别看没钱，有次喝醉，竟用几张大钞点了香烟。

等到了钱，十块钱都别想从他那里抠出来。一个哥们儿得了癌症，最后不治身亡，留下妻小，连发丧的钱都凑不齐，还是同学们凑的。找他出把力，曾经慷慨的他不但肯，还说：“我还想留着钱买啤酒呢……哼，等我死的那一天，还不知道有没有人给我凑钱发丧呢！”

对自己的“曾经”，他也充满了怀疑——

那是他记下的笔记吗，跟模范青年似的？

曾经作为“青春祭”而保留的女人情书，如今看起来，就像网上那些小男女的帖子，那样的“文艺”，那样的酸文假醋。然后，毫不犹豫地将那些“文物”——笔记本、纪念册、毕业留言簿、女人的情书等等，付之一炬。

有个红卫兵战友，向人谈起当年他们这个组织为何命名“红卫兵”的往事，说：“就是保卫毛主席的红色卫兵。”

曾经比谁革命都彻底的叶楷文插科打诨说：“毛主席用得着咱们保卫吗？逗咱们玩儿呢吧，指不定他老人家在中南海里，如何掩嘴葫芦而笑呢！”

……

对自己这些本质性的变化，叶楷文并非无动于衷，也曾想了又想，可就是想不出眉目。如果非要牵强附会，也许和那次在龟兹的经历有关。

为此叶楷文找寻了不少资料。

有一种理论说，人的大脑分左右两个部分，各司其职：左半部负责人类在语言、数字、概念、分析、逻辑等方面的职能，右半部负责人类在音乐、绘画、空间感、节奏感以及想象力、综合力等

方面的职能。

一九九八年,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米勒教授,对几位患有老年痴呆症的病人进行了观察,发现他们在病情逐渐恶化的过程中,却凸现出前所未有的艺术才能,比如创作出动听的乐曲,绘画出不可等闲视之的画作等等。经“单光子发射断层扫描”,这些患者的病灶主要都在左脑。

难道说在龟兹遭遇的那次风暴中,他的左脑受到了伤害?

很有可能。

正是在那次遭遇后,叶楷文才对书法、绘画、古董有了分毫不差的直觉。

不过这些理论也是众说纷纭,尚无定论。具体到他个人,更没有什么可靠的依据,只是他的猜测而已。

当年红卫兵革命大串联,除了八竿子打不着的革命理由,对叶楷文来说,最实惠的收益是对大江南北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免费旅游。

甘肃、宁夏自然免不了一行——特别是“西出阳关无故人”“长空雁叫霜晨月”那些诗句,简直就像如今那些旅游公司的广告,甚至比那些广告还煽情。

不知道在解放军里担任高职的父亲从哪儿来的雅兴,喜欢唐诗宋词。

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,革命的叶楷文曾打算将父亲的藏书烧掉。可是父亲说:“知道不知道,工、农、兵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石?你敢冲击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石?”

比起老资格的父亲,叶楷文还是太嫩。面对振振有词的革命前辈,革命后生只能无以为应。傻眼的结果是父亲保住了那些书,使叶楷文在“文化大革命”的尾声阶段不至于无所事事,可

以终日躺在院子里的葡萄架下，享用这等口味上乘的精神食粮。

从叶楷文龟兹之行的结果来看，他究竟是收益于还是受损于这些食粮，可就不准了。如果叶楷文不到龟兹去，一切又会怎样？

也许是青春的躁动；

也许因为龟兹这个名字，让他联想到一个男人伟岸的生殖器；

也许从父亲的哪本书里看到，人类历史上影响最深、最悠久的历史文化体系，当属中国古文化以及古印度、古埃及、古希腊文化，中国的敦煌和新疆，正是这四种文化体系的交汇之地，而这交汇恰恰在龟兹撞出火花……

叶楷文决定到龟兹去。

很不幸，命运有时恰恰掌握在“心血来潮”的手心儿里。

那就是沙漠？

它与人们的传言如此遥远。

看来人类不但会给自己的同类以诽谤、污蔑，也会给自然以诽谤、污蔑。

不管人类如何嫌恶、诽谤、污蔑它，沙漠却以它倨傲的存在，让人类莫可奈何。

那就是沙漠？

不，那是抖动的丝绸，于瞬间凝固；

是汹涌的思潮，却突然关闸，欲言又止地令人颇费猜测；

是壮阔奔腾的河流“戛然而止”，而它活力四射的喧嚣也随之定格，一条河流便断然地悬挂在定格的喧嚣上，于是那喧嚣，竟比万仞高山还沉重了。